

五十岁的泥瓦匠安大宇,每接一个单,就会召唤同辈此业的工友一起干活赚钱。他们不属于任何公营或私人的单位,是江湖上所说的“散点子”,无拘无束,如行云流水。安大宇只是个临时召集人,不是班长、队长,更不是经理,工友们就呼他为“瓦头”,泥瓦匠松散组织的“头”!

瘦瘦精精的安大宇,在古城湘潭的泥瓦匠中,很受人尊敬。他办事公道,讲信用、重礼数、手艺精,客户都喜欢找他干活。接了单,安大宇必先去现场考察,粗略估算工程量,需要采买什么材料,叫多少工友为宜。

主家说:“瓦头,劳驾你费心费力!”安大宇拱拱手说:“我不会砸了‘瓦头’的招牌,放心吧。”

一年四季,泥瓦匠最忙碌的时间,是炎天暑地的夏季。俗话说:“炎炎酷暑,检漏换瓦。”古城湘潭的老城区,老街多,老巷子多,老房子多。老房子的屋顶,或是一面坡,或是两面坡,从屋脊到屋檐边,顺坡而下覆盖着小青瓦(也有盖陶瓦和琉璃瓦的),宛若排列有序的鱼鳞,故古文中“屋瓦鳞鳞”一语。屋顶经历了长时间的日晒、风吹、雨打、雪压,有的瓦破裂了,黏合的灰浆掉落了,承托瓦的椽条腐烂了,导致漏水、漏灰、漏光,就需要维修屋顶。

安大宇很喜欢“瓦头”这个称呼。屋顶的瓦,一行行从上而下到了檐边,则要安放一片顶端有挡板的瓦,叫瓦当。从下往上数,瓦当是第一片瓦,所以又叫瓦头。瓦头的作用,排水、防水、保护屋檐,维系瓦行的平整,美化屋檐的轮廓,承受自上而下传递的压力。

安大宇对工友说:“你们叫我‘瓦头’,我应了,我就是屋檐边的瓦当,保证吃苦在前,也请各位遵守匠人的规矩!”

“瓦头,我们都听你的。”

其实,安大宇还是个瓦当的收藏者,之所以有这种爱好,因为他曾差点儿受了瓦当的骗!

十年前的夏天,城西窑湾老巷子里一户姓伍的人家,叫他去检漏换瓦。那是一个破旧的小型院子,主屋两边各连排着三间厢房。主人三十岁上下,戴一副墨镜,说话粗声粗气:“我叫伍洪。这个院子是我去年从一个名人之后的手上买下的,还没住哩。下雨天主屋有点漏水,就维修主屋的屋顶吧,材料费、工钱,你说了算。工程快完时,不要急着清理垃圾,你打个电话给我,我来看一下。”

“好的。伍先生。”

安大宇叫来几个工友,扎扎实实干了五天。重打椽条;把破裂的小青瓦放上新瓦,完好的旧瓦也都用上去,掺杂着排列在新瓦中;檐边的瓦当应该是十个,只剩下两个缺角裂边的,都扔到垃圾堆里了,碎成了许多块,一律换上新购的青色瓦当。

接到电话的伍洪急匆匆地来了。他左看看右看看,忽然问:“还有两个旧瓦当,怎么没用上去?”安大宇说:“都缺角裂边了,工友把它扔了。你瞧,在那儿哩。”

伍洪冷眼瞥了瞥那些碎片,突然脸色一变,怒冲冲地说:“那是晚清的瓦当,值大钱,缺角裂边是可以修复的!”

安大宇心里一惊,但马上平静下来,试探着说:“瓦当是我们摔坏的,该赔多少钱,我们认。”

“瓦头,我不在乎这点小钱!关键是你的名声这么响,却名不符实,我要去找消费者协会讨个说法!”

在这一刻,安大宇明白了,这个伍洪是圈内不好意的人雇请的,设下这个局,目的是破坏他的好口碑,让他以后无单可接。

“这个好办,我们可以找专家来鉴定瓦当,如果属于古玩,你开什么赔偿价我都认,还要登报赔礼

致歉!如果未经鉴定,你就胡说八道,我也正告你,泥瓦匠到处都是,小心你断胳膊少腿!”

“好哇。我在这里等着,你找专家来!”伍洪说完,冷冷一笑。

安大宇并不认识这个领域的什么专家,但他记得市博物馆有个下属单位叫古建筑管理所。于是,他先打手机给博物馆维修部的泥瓦匠,也是他的好友老申,说明情况,让他请个方家来。老申气得大声吼道:“我请古建筑管理所的将满花甲的宁小庐所长来,他是古建筑的顶级鉴定师。”

四十分钟后,博物馆的小车就停在巷子外了,司机、老申陪着白发稀疏的宁小庐走进了伍家院子。宁小庐气度不凡,先用手提包掏出工作证和鉴定师证,让安大宇和伍洪过目。然后,他又走到垃圾堆前,拾起一块瓦当碎片,稍看几眼,响亮地说:“这是早几年长沙铜官窑烧制的仿清代瓦当,出窑后再埋入土坑中让它有土沁的颜色。伍洪,雇请你的是谁?诈骗是犯法。你回去告诉雇主,老老实实把材料费、工钱付给匠人们!”

伍洪浑身颤抖:“我……一定……照办。”说完,赶快溜走了。

安大宇走上前,恭敬地说:“谢谢宁老。我也



瓦头

聂鑫森

是急得没办法了,只好向老申求救,把宁老您也惊动了,抱歉!”

“小事一桩。我们虽是初见,但常听老申讲起你;收费公平合理,而且结算工钱时,先收三分之二,一个月后客户觉得质量满意,再收余下的款项;施工中严禁故意损坏还可以用的原物,防止增加购买新材料的费用并吃回扣,等等。特别是为一些穷家小户检漏换瓦,你会亲自开车去建材市场,认真挑选必须买的材料,还要耐心砍价;在施工中尤其注重质量,结算工钱往往会优惠打折。老夫很欣赏你的这种做派。”

“宁老只是耳闻,并未亲见。”

“你这是实话实说,我喜欢。机会总会有的,你耐心等待。我还喜欢你名字‘安大宇’,‘宇’者,既是房屋,也是指上下、四方的大空间。你修房盖瓦,就是说大家安居于屋宇之中,很有情怀啊。我还想说一句:你要抽闲多读些关于建筑文化方面的书。哈哈,你该告辞了,后期有期——”

一晃就过去了十年。

安大宇和宁小庐虽同居一城,却很少见面,只知道宁老早退休了,依旧忙着本地古建筑的管理与维护,被任命为不取任何报酬的“顾问”。但安大宇记住了宁老的话:多读关于建筑文化方面的书。明代计成的《园冶》、当代梁思成的《中国建筑史》、陈从周的《梓室余墨》、钱正坤的《世界建筑史》……当然还有谈建筑构件方面的书,因身边曾发生过瓦当风潮,他对有关瓦当的专著、图册,读得最投入,并有了收藏瓦当的盎然兴趣。休息日,他开车去城外堆放废弃建筑材料的垃圾场,翻弄稍稍破损还可以修复的老瓦当和残片,或者去古玩市场用低价购买品相完好的老瓦当(玩古董的人一般不会看重这种东西,因为没什么升值空间)。

安大宇的家,在老城区中部的锣鼓巷。一个

小院子,几间盖着小青瓦的平房,檐边装饰着小瓦当。一儿一女已成家,住进各自单位的住宅楼。他们回来看望父母时,常劝父母把老房子拆了重建一栋新式楼房。安大宇鼻子“哼”了一声,说:“这是祖屋,我只能修旧如旧!新式楼房的屋顶是一个水泥平台,有小青瓦和瓦当吗?”

安家小院子很幽静,右边墙角种着几丛芭蕉,绿汪汪的。芭蕉边,有一口围着石雕栏杆的水井。左边墙角长着一棵老樟树,风吹过,枝叶沙沙地响。樟树旁,立着一个石砌的敞门大立柱,内装水泥隔板,共有八层,每层都并排放着老瓦当。安大宇若携得老瓦当回家,先在井边舀水冲洗,再用棕刷细细清除污垢,晾干后,照着书上的瓦当图案和文字认真比对,美得让他直咂嘴巴:云纹、莲花瓣纹、菊花纹、鹿纹、鱼雁纹、龙纹……篆书“六合同瑞”、楷书“延年益寿”、行书“春满人间”、隶书“五谷丰登”……

妻子开玩笑说:“你哪里是看瓦当,其实看的是你自己。”

“这叫‘相看两不厌’。”

今年入夏后,安大宇的业务很饱和,他和工友们忙忙碌碌,但很快活,收入颇丰。中伏快到了,让他没想到的是,年届古稀的宁老,给他打来了电话。

“小安呀,是我——宁小庐,找你帮忙来了。”安大宇听出宁老的声音有点低沉,到底是年岁大了。

“宁老,请讲。该是有什么活要交给我干了?”

“你猜得不错。公家新购买了一处名人旧居……”

安大宇忍不住笑了,笑得很响亮。

“我知道你想起了十年前的那个伍洪,想起了那个冒牌的名人旧居。你先别笑啊,我作为古建筑管理所的顾问,对这个处在城东一条老街上的名人旧居,反复认真核查过,货真价实。”

“我之所以笑,是想起了当年宁老您看瓦当的那份潇洒与自信,太让我难忘了。”

“这就说明你不会拒绝我。这是个民国初年建起的中型宅院,前后两进,共有正堂、书斋、卧室、膳厅、厨房、杂屋二十余处,还有后花园的一亭一榭。老主人姓王名建夫,是当时的国学大师,著述不少。我们动员其后人把宅院转让出来,花了一大笔钱,为的是让它成为本地文化旅游的一个打卡地。我们想请你为头,召集人马先翻修屋顶,然后才好进行其他项目的修缮和维护。”

“宁老,您给我多少日子?”

“从中伏到末伏,二十天。”

“我先带人去勘察,需要什么材料,多大的工程量,再调集相应的工匠。宁老对我的印象,先前只是耳闻,这回您可以亲自见了。”

“因这些日子忙,有点累,精神不济,但我会来看看的。我委托你的好友老申朝夕陪伴你,有什么难处找他解决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从开工到完工,不多不少二十天。

宁老居然一次也没来过现场。安大宇想开口问问老申,但还是拼命地把话咽了下去。这二十天只有老申的身影,在施工现场各处闪过,而且是只看不说,手上的手机倒是没闲着,东拍拍,西摆摆。老申晨来而暮归,作息时间和工友一个样,中饭也和大家一起在工地吃,快餐店送来的盒饭吃起来很香。傍晚回家时,他总要叮嘱安大宇:“瓦头,每夜都是你值班,睡得不安稳,多多保重身体。”

安大宇微微一笑,说:“谢谢。我身体好,吃得消。为抢进度,苦了累了我的工友们,让他们回家去睡个好觉,我高兴。”

按安大宇的规矩,当一个工程完结,客户验收合格后,便要从结算款中抽出一笔钱来,在酒楼举办一个庆功宴,痛痛快快地喝一场酒。名人旧居这个工程,大伙儿朝夕相处了二十天,又干得这么好,缘分!而且,挥一挥衣袖又将告别,明日还不知在何处相聚。于是,安大宇把酒摆摆在老字号“洞庭春”的二楼,二十八个工友,加上他和老申,正好三大桌,他拜托老申去请宁老,宁老说身体不适来不了,祈望海涵。他请老申在酒宴上代表宁老讲几句话。

华灯初上时,天上的月亮也清辉四射。二楼的一个大雅间里,大圆桌上,摆好了大盆大碟装盛的十道湘菜,高度白酒“湘潭醉”,也满满地斟入了酒杯。

安大宇端起酒杯,站起来,说:“各位工友,各位兄弟,还有虽未到场却时刻关心我们的宁老,以及代表宁老与我们同甘共苦的老申好友,这个工程能完美收官,有赖各位的同心协力。让我们一起连干三杯!三杯后,老申受宁老委托讲话。”

碰杯声、呼喊声此起彼伏。

当老申端着杯站起来时,大家都安静下来。

“尊敬的安大宇先生,我们实至名归的瓦头,尊敬的各位工友,我也是个泥瓦匠,所以看见你们格外亲!”

掌声哗啦啦响起来。

“首先,我代表宁老向大家致敬,从工程开始到结束,他都没去过工地,这个喜气洋洋的庆功宴,他也不能参加。因为,他病了,是肝膈晚期。自那次他和安大宇通话后的第二天,感到肝部疼痛,同事们赶快把他送到省城的医院,一直住到现在。”

说完,老申向大家深鞠一躬。

安大宇大吃一惊,忍不住“哦”了一声。

“但是,他时时刻刻都在大家身边!我不停地用手机拍照、发视频并和他通话,只是各位不知道罢了。”

安大宇说:“我知道,大家都知道。你就是宁老的眼睛和耳朵!”

“宁老说,他很欣赏安大宇所遵循的匠人规矩,即使是公家的业务,同样会保质保量,不乱花一分钱。结算时,照例只收三分之二的工程款,待一个月后客户对质量再无异议,才会取回余款。当然,各位都能同意他这种做法,同样了不起,谢谢!”

所有的人都站起来,一仰脖,爽快地把酒喝了。

“请坐下来。宁老注意细节,说细节见人心。”

这二十天里,有一位工友,父亲因病住院抢救,需请假守候最危险的三天,安大宇不但批了假,还在出勤表上记正常上班的紅圈;还有一位

在故乡汉沽生活了四十多年时,因为对汉沽盐渔文化的挖掘探究,我才惊讶地发现,故乡汉沽竟然是一座积淀了千年历史的盐城。这个发现让我略感惊喜,那时我正在写作的路上跋涉,正在为究竟写什么犯愁。因为这个发现,我突然不再抱怨小城汉沽的渺小、闭塞,落后,一种敬仰之情油然而生。我不由自主地开始探究汉沽绵延千年的海盐历史,也把自己的写作视角,对准了这片百里盐滩。

盐渔文化是家乡历史文化的根与魂,盐业文明同“汉沽渔家飞镖”“汉沽八大怪”“渔家号子”等渔家文化,以及其他民俗文化元素相互激荡,孕育出了丰富的家乡文化风景。2018年1月,我和汉沽热爱盐渔文化的业余作家,自发成立了一个保护盐渔文化的志愿者团队,大家都为团队的未来发展踊跃建言献策。几年过去了,我们出版了两本书:《滨海汉沽盐渔史话》《滨海汉沽盐渔家味道》,举办了几十场公益讲座,筹备了几次大型的盐渔文化展览。2023年4月,我从中国作家协会网,看到了2023年度文学志愿服务示范性重点扶持项目名单,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保护盐渔文化团队赫然在列,这真是一件让人瞬间全身毛孔都舒畅的大喜事。作为自发成立的团队,几位骨干成员几年来只知坚守、不言放弃的精神,终于被国家级协会的所认可。

这个团队的努力,已经让更多的人开始了解关注百里滩的盐渔文化了。2023年6月,我被天津市作家协会推荐,参与了2023“中国一日·走进中华文明”大型文学主题实践活动,在思考要为家乡写点什么时,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走进长芦汉沽盐场。6月30日这天,我来到了长芦汉沽盐业展览馆、长芦汉沽盐业盐业风情游览区,对古老的海盐制造工艺,以及千年制盐企业进军文旅产业情况,进一步深入了解。

天津市长芦汉沽盐场,占地面积96平方公里,其前身为芦台场,始建于五代后唐同光三年(公元925年),生产海盐的历史长达千年,所产的海盐被誉为“芦台玉砂”,为明清贡盐,是中国盐业生产企业中唯一的“中华老字号”,汉沽盐场也是北方最早的海盐原生态产品保护区。渤海地区古法制盐有两个重要发展阶段:煮海成盐和晒晒制盐。汉沽的部分地区,如杨家泊、海辛庄等地,自古就是一片煮海成盐和晒晒制盐的古盐场。五代十国时期,管辖汉沽地区的芦台场出现了盐圣母降临,教人煮盐方法的各种传说,依据传说,先民们开始给盐圣母立庙,称“盐母庙”。盐母娘娘从此成了中国第一个代表盐业的地方神,也开了海盐神化的先河。到了明代,河流冲击成陆,汉沽地区出现了大片的冲积平原,出现了很多以海盐生产为主的聚落。煮海成盐,也叫煎煮法,煎盐以本地生长的茂密的芦苇为燃料,昼夜不停,烧沸卤水,蒸发水分,析出海盐。煎煮盐工艺充分展现了古人的勤劳智慧,海盐业的发展,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,以海盐为基础的饮食文化、民俗文化从此有了巨大的发展空间。

公元1291年,盐使司在巡查汉沽煎盐区时祈祷盐圣母,雨后,发现大片灶地中结白盐十余顷,这才开始认识到日光可以晒盐。汉沽靠海地区滩涂广阔,日照时间很长,雨季集中在夏季,几乎是上天安排的绝佳晒盐地。“吸耀日之光,凭皓月之力,依沃土之广,聚人工之功”,这是盐工对古法制盐的总结。明代汪阿玉《古今醋略》有“广不如浙,浙不如淮,淮不如长芦”的说法,说的是渤海之滨的长芦盐场所产海盐白、纯,晶莹如雪,品质纯正,素有“芦台玉砂”之美誉。汉沽所产海盐数量多质量好,抗日战争爆发后,日本侵略者开始大肆掠夺汉沽盐业资源。1937年至1945年,日本侵略者在金盐坨、大神堂、小神堂、海辛庄、蛭头沽等渔村周围开盐滩135副。汉沽盐场工人作家崔椿椿的长篇小说《盐民游击队》,就是以汉沽人民反抗日寇掠夺海盐为背景的,这本书当年发行了80万册,创造了汉沽乡土文学的辉煌。

无论是煎煮法制盐,还是晒晒法制盐,都需要盐工辛苦劳作,日积月累,就有了“盐工三大愁”的说法:扒盐、抬盐、拉大礅。盐工不仅饱受风吹日晒,更得起早贪黑地在盐碱滩蹚着卤水劳作,夏天蚊叮虫咬,冬天北风裂肌刮骨。春天,扒盐季到了,整个盐场的工人重点转移到抢扒盐,如果春扒期间赶上连绵的雨水,盐业生产就面临巨大损失。新中国成立后,为了夺取春扒胜

利,每到春扒季节,四面八方的力量就会自愿来滩地支援春扒。这段时间的每个凌晨,滩地里总是黑压压地站满了人。每天凌晨四点,天还黑黢黢的,人们就在盐池里扒盐了,穿着长筒胶鞋,站在冰冷的卤水中,用耙子奋力把结晶的海盐扒散,集中到一堆,没干一会儿就会浑身大汗,冷风顺着衣服缝隙钻进来,滋味别提多难受了。集中起来的水淋淋的海盐,还要装在独轮推车上,从狭窄的堤埝上推到集中装船的位置。别小看这木质的独轮车,要驾驭它不仅需要力气,还需要平衡能力。独轮车装满二百多斤海盐,推起来已经很吃力,再把平衡就更难了。

旧时盐工地位很低,平时吃的是发霉变质的小米,冬天穿的是飞花的棉衣,扒盐季节,两名盐工用柳条筐抬着二三百斤一筐的海盐集埭,要从盐坨下面走斜坡,把海盐堆在盐坨坨顶。滩灶土对盐工的劳动保护不够不说,抬盐时还不让盐工穿鞋,理由是,鞋底粘的泥巴会把海盐弄脏。海盐粗粝,反复摩擦赤裸的双脚,很容易把脚磨破,伤口被卤水浸泡之后难以愈合,还很容易感染溃烂。抬盐的扁担也会把肩膀磨破,伤口未及时治疗,又重新绽开,皮开肉绽,是盐工抬盐的常态。

拉大礅是修滩时沉重的体力劳动。碌碡是传统的碾轧工具,一般分为大中小三种规格,盐池扒盐后,要进行修整,修整盐池的主要工作就是碌碡碾轧池板。如果不细细碾轧,结晶池就会松软,卤水就会下渗,严重影响海盐产量。昔日,拉大礅完全靠人力,一副重达二三百斤的石碌碡,在摩擦系数极大的池板上滚动,往往得三个强壮的盐工齐心协力才能拉动,在空荡荡的盐池中,驴子拉磨一样一遍又一遍地碾轧,劳动强度可想而知。

这些盐业文化积淀的历史,也成为了我的文学素材。2023年10月,我创作的中篇小说《桃花盐》,在《朔方》杂志发表,这部近四万字的小说,就是我对新中国成立前盐工生活的文学书写。另外一部中篇小说《大滩王》,也是同类作品,我希望创作一组中篇小说,就写汉沽的盐业故事,那些发生在盐滩上的红色故事,如“三打九棚”“八卦滩夺盐”“夜袭付庄”“杨家泊战斗”等,我都想用小说文本呈现出来。

2018年,长芦汉沽盐场决定打造工业旅游,进军文旅产业,汉沽盐场盐业风情游览区横空出世。汉沽盐场从“生产场景区景观化、生产设施景点化、生产工艺路线与景区一体化”入手,几年间,就建成了长芦汉沽盐业展览馆和盐业风情游览区。那天,我驱车来到盐业风情园,一下子有了时空穿越的感觉,汽车从城市一瞬间进入水光潋滟的盐业生产区,驶过一条笔直的水泥路,车窗外满眼都是整齐的盐田,一股腥咸气息扑面而来。道路的直角弯处,是一块巨大的“芦花盐滩”广告牌,继续前进,就是八卦滩盐工广场。“八卦滩”是长芦汉沽盐场最为著名的滩型,全国独一无二,代表了早期滩晒工艺的最高水平。

八卦滩文化广场根据原“八卦滩”滩田创意设计,由文化广场和巨型崂山青玉景观石等组成,其中“古芦台场”四字由汉沽籍书法家题写。文化石基座高距地表92.5厘米,石高1095厘米,寓意从公元925年至2020年建场共1095年;碑阴面,记述了汉沽盐场历史沿革及所产海盐的品质。

离开古盐田继续前行,就进入到现代化制盐工区,传送带将洁白的海盐集坨成山,场面蔚为壮观,游客们可以把亲手制作的洁白的桃花盐带回家。盐田在观景台,可以俯瞰绚丽的卤水池,巍峨壮观的盐坨,还有密密麻麻的海鸟——反嘴鹬、东方白鹳等。如果鸟瞰卤池,卤池因为卤水的盐度不同,在阳光下呈现出深浅不同的红色,如调色板一般。

盐业风情游览区2020年被评为天津市科普教育基地,2021年成为天津市工业旅游示范基地,“传统制盐工艺”还入选了天津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2022年,盐业风情园成功获批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,2023年“千年古盐场文旅融合项目”入选“全国文化遗产百项案例”。

“道虽迩,不行不至;事虽小,不为不成。”千年盐滩正在朝着创新发展的方向不断地迈出坚实脚步。未来几年,长芦汉沽盐场将继续围绕海盐文化做文章,他们筹建的“盐民支队故事馆”,也在稳步推进中。不经意间,家乡汉沽的盐业生产,已经成为一道吸引八方游客的亮丽的旅游风景。

本版配图 张宇尘

百里滩的芦花海盐

李子胜



汉沽的盐业故事,那些发生在盐滩上的红色故事,如“三打九棚”“八卦滩夺盐”“夜袭付庄”“杨家泊战斗”等,我都想用小说文本呈现出来。

2018年,长芦汉沽盐场决定打造工业旅游,进军文旅产业,汉沽盐场盐业风情游览区横空出世。汉沽盐场从“生产场景区景观化、生产设施景点化、生产工艺路线与景区一体化”入手,几年间,就建成了长芦汉沽盐业展览馆和盐业风情游览区。那天,我驱车来到盐业风情园,一下子有了时空穿越的感觉,汽车从城市一瞬间进入水光潋滟的盐业生产区,驶过一条笔直的水泥路,车窗外满眼都是整齐的盐田,一股腥咸气息扑面而来。道路的直角弯处,是一块巨大的“芦花盐滩”广告牌,继续前进,就是八卦滩盐工广场。“八卦滩”是长芦汉沽盐场最为著名的滩型,全国独一无二,代表了早期滩晒工艺的最高水平。

八卦滩文化广场根据原“八卦滩”滩田创意设计,由文化广场和巨型崂山青玉景观石等组成,其中“古芦台场”四字由汉沽籍书法家题写。文化石基座高距地表92.5厘米,石高1095厘米,寓意从公元925年至2020年建场共1095年;碑阴面,记述了汉沽盐场历史沿革及所产海盐的品质。离开古盐田继续前行,就进入到现代化制盐工区,传送带将洁白的海盐集坨成山,场面蔚为壮观,游客们可以把亲手制作的洁白的桃花盐带回家。盐田在观景台,可以俯瞰绚丽的卤水池,巍峨壮观的盐坨,还有密密麻麻的海鸟——反嘴鹬、东方白鹳等。如果鸟瞰卤池,卤池因为卤水的盐度不同,在阳光下呈现出深浅不同的红色,如调色板一般。

盐业风情游览区2020年被评为天津市科普教育基地,2021年成为天津市工业旅游示范基地,“传统制盐工艺”还入选了天津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2022年,盐业风情园成功获批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,2023年“千年古盐场文旅融合项目”入选“全国文化遗产百项案例”。

“道虽迩,不行不至;事虽小,不为不成。”千年盐滩正在朝着创新发展的方向不断地迈出坚实脚步。未来几年,长芦汉沽盐场将继续围绕海盐文化做文章,他们筹建的“盐民支队故事馆”,也在稳步推进中。不经意间,家乡汉沽的盐业生产,已经成为一道吸引八方游客的亮丽的旅游风景。

本版配图 张宇尘

我的老同事王津先

刘长江



这里所说的老同事,是指我刚参加工作时的纸盒厂的好朋友。退休后,时间充裕了,我就想着从前老同事们联系。岂知,噩耗传来:我崇拜的王津先去世了。1971年5月,我来到光明纸盒厂当工人。这个厂,是1956年由街道成立的大集体所有制小厂,坐落在小白楼街的一个居民院内。在此,我结识了一位身材高大、皮肤黝黑,年长我七岁的天津耀华中学高三毕业生王津先。

纸盒厂因为有了王津先,便增加了一个新产品继电器,这样,纸盒厂便跨进了制造机电器器的行业。我进厂时,王津先除了负责新产品技术工作,还有一个任务,就是制造一台光电跟踪线切割机,这在当时属于高科技机器,是为生产继电器、开模具用的。当时市场买不到这种设备,只能自己动手。王津先必须学习,从理论到实践,边学边干。他每天早晨六点半过准到厂,先看书,一动不动,十分专注。这个颇具雕塑感的形象,几十年来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这台机床从上到下,从内到外,查资料、搞设计、选材料、造底座、磨导轨、攒电路,全部是他一个人手工操作,难度之大、压力之重,可想而知。那年头儿没有表扬,更没有物质奖励,什么早来晚走、放弃公休就是常态,看着他每天精神饱满、干劲十足的样子,我想,这就是事业心吧!

王津先整整干了三年,他成功了!光电跟踪线切割机投入生产后,引发了巨大的反响,厂内同行惊讶,厂内职工振奋,尤其是年轻人都感到这个小厂有前途,我对王津先的崇拜之情,油然而生。

由于继电器的生产不断发展,小小的纸盒厂蕴含着一片生机,王津先的言谈举止、行为做派,引领着厂里的风气,尤其是他爱学习、钻技术、讲实干的气场,影响着厂里的青年人……比如两个青年人干活,累了歇会儿的工夫,一个青年拿粉笔在地上写一道算术题或者几道题,对另一个说:“你做做……”这是当年厂里常见的风景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王津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纸盒厂随着继电器生产规模扩大,更名为天津市机床电器三厂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,王津先带着小厂的部分同事创业打拼,后来退休的同事说,王津先十分重视职工切身利益,积极缴纳养老保险,他们的退休金比小厂同事高出一截儿。王津先痛恨侵占职工利益之人,在小厂时,他还曾实名举报贪污者。

我离厂四十多年,其间几乎未与王津先见过面,但我始终感觉他就在我身边,并且时时督促我学习,鼓励我工作,鞭策我做一个人正直的人。改革开放为王津先施展才华搭建了平台,虽然他未考大学,但从未停止过学习,学习二字于他已是一种享受,这使他在天津机床电器制造行业,享有很高的声望。

2016年9月,王津先在工作中感到不适,治疗未愈,于2017年3月与世长辞,卒年七十岁。噩耗传来,熟悉他的人无不扼腕长叹,老同事们更是悲痛至极。四十年来,我从未因自己脑子笨而赧颜,因为我靠学习战胜了许多困难,收获了生活的快乐。王津先不在了,却一直活在我的心中,改革开放没有埋没他的才华,他的精气神至今熠熠生辉。